

# 我为父亲点支烟

□天长 钱永广

母亲已过古稀之年，她不仅行动迟缓，而且记忆越来越差。因为不肯进城，所以父亲去世后，她至今仍和二哥一起住在农村老家。

因为不放心母亲，我隔三差五就会给母亲打电话。每次给母亲打电话，母亲总会在电话里埋怨我：“已经有不少天了，你为什么不回家来陪我说说话？”

这让我很讶异。在父亲去世前，母亲每次见了我，总让我好好工作，不要惦记老家。可现在母亲变了，变得怎么总是絮絮叨叨，埋怨我不回家陪她聊天呢？

可我能回得去吗？疫情防控这么紧张，我年初一就到单位上班，当时已经连夜奋战了20多天。随着形势好转，周末我终于有了一个假日，于是，我赶紧回家看看唠叨的母亲。

那天阳光很好，在老家的堂屋前，我搬来躺椅和木凳，沏好一杯清茶，等母亲在躺椅里躺好了，我就开始陪她说话。可是，我惊讶地发现，就在我无话找话，和她聊天时，她却躺在躺椅里，静静地睡着了。

我赶紧去卧室，拿来一条毛毯，给母亲轻轻盖上。尽管我蹑手蹑脚，可还是把母亲惊醒了。见了我，母亲仿佛在梦中一样，问我：“三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母亲说这话时，似乎还在梦

中。早上我回家时，她还特地出门来迎接我，怎么她在躺椅上一睡着，转身就忘了呢？我想，也许是母亲老了，她真的把我早上回家的事给忘了。想到过年我都没有回家陪她，那一刻，我忽然感到鼻子一阵发酸。

见我要给她盖毛毯，母亲一摆手说：“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，你有事你去忙呀，我一个老婆子有什么担心的，你回家来干什么？”

想到这些天，我和母亲通电话时，母亲几乎每天都会要我回家来看她，陪她聊聊天。可现在我到家了，她却埋怨我回家干什么。我想，肯定是母亲嫌我对她关心不够，说气话。这人老了，可真不好伺候。

见母亲醒了，我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和她说些有关疫情的话题。可母亲并不搭腔，微闭着眼，口中喃喃自语，像是在祈祷什么。突然，母亲像是想起什么事似的，对我说：“三子，去到我屋里，给我拿一支烟来。”

母亲不会抽烟，拿烟做什么？我很是诧异。父亲在世时，只有父亲爱抽。

我从屋里拿来一支烟，递给母亲，我准备给母亲点上。我刚打着打火机，母亲突然制止我说：“别动！”我说：“那您自己点。”可母亲拿着打火机，却一动不动地望着手里的香烟，迟迟不肯点上。

我不明所以地望着母亲，只见母亲站了起来，转身朝着堂屋父亲的遗像，喃喃地说了一句：“请你儿子给你点一支烟吧，他在单位天天忙着隔离工作，谢谢你的保佑，现在他终于平安回家了。”

我一下愣住了。原来，母亲想让我对着父亲的遗像，为父亲点一支烟。从母亲手中重新接过香烟和打火机，我轻轻将香烟点起，安插在父亲遗像前。

母亲跟着我回到了屋内，整个人精神也好多了。和她说话，母亲话也多了起来，尽管她很快就会忘了我们谈话的内容，但这并不影响她今天的兴致。

原来，母亲天天在电话里问我怎么不回家，她是担心我接触那些接受隔离的人而不安全。可她见了我又埋怨我怎么回来了，她知道我的工作就是做好疫情防控，这项工作又怎么能离得开我？

母亲虽然老了，记忆也不好了，但她并不糊涂，她呆在老家，一定有无数个不眠之夜，一定无数次在父亲遗像前为我祈祷。父亲，如果你真的有在天之灵，那就让我按照母亲的愿望，为您点一支烟吧。母亲的记忆已很微弱，但她仍记得每天为我祈祷，谢谢您的保佑。

我知道，母亲对我的爱，就像我是为您点着的烟，此刻在燃烧着，滚烫而炙热。

## 绿码

□黄冈 赵自力

在老家滞留的那段时间，我心情总是有些急躁。不能外出挣钱，车贷、房贷还有一家人吃喝拉撒都成问题。

父亲是个慢性子，他刚从学校退休，遇事从来都不急不慌的。他总劝我说：“居家办公也不错，抱怨也没用，不如抓紧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。”在父亲的开导下，我参加了单位召开的视频会议，认领了相关工作，天天打卡上下班，日子趋于正常。生活一旦有了规律，心情自然就平静下来。我在家里，还看了许多平时想看而没时间看的书。书读得多了，视野就变得开阔起来。

封城快四十天时，我们那县城的疫情基本得到控制，当地政府正着手复工复产，倡导复工人员申请健康绿码。我和妻子赶紧在支付宝上注册，天天坚持打卡，如实填写自己的健康信息并上传。大约一个星期后，我们的健康码从灰色变成绿色，接下来就可以办理电子通行证了。尽管小城还没完全解封，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，不久就可以到公司上班了。

我们在谈绿码时，父亲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，几次欲言又止。有天父亲突然问我，能不能帮他办张绿卡。我一下懵了，问哪个

国家的绿卡。“就是办通行证要的，没有绿卡就不放行，我听你们说过”，父亲急急地说，平时很少见他这样。“哦，您说的是绿码吧，我们都申请有”，我笑着说，“您要绿码干什么啊？”我知道，父亲不会开车，连电动车都不会骑，到哪儿基本是步行或打车，他要绿码做什么，我不禁有些疑惑。“你别管，跟我申请一个，我有用。”父亲说。拗不过父亲，我就在支付宝上代他申请了一个健康码。父亲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帮他打卡，看健康码绿了没有。那迫切的样子，好多年都没见过。到了第五天，父亲的健康码就绿了。父亲拿着手机左看右看，满心的欢喜，笑得像个孩子。

“我要到城里去看你们，这下可以‘任我行’了，因为我有绿卡了！”父亲总把绿码说成绿卡。原来是这样，他申请绿码是方便到县城里看我们啊。

“要不，干脆也帮我办个通行证吧？”父亲说。“通行证是临时的，以后完全解封了就用不上，没必要办呢。”我解释着。“那我想你们了就告诉我，我回家接您好不好。”听我这样说，父亲乐得呵呵直笑。

其实，在我们心中，早为父亲办了张通行证，爱就是那通行证的绿码。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308号

阿列桑·戈尔巴乔娃 油画《风景》



# 风前香软是梨花

□兴化 张凌云

春意是一天天浓了。和风带点轻寒，悄悄卷起衣袂，脸上有些微醺的感觉。行走间，一株开满白花的大树映入眼帘，密密簇簇，仿佛一只洁白的蝴蝶翕动翅膀，托举着淡青色的天空。

不是玉兰，花朵没有那么大，也不像樱花，还没到盛开时节，那么，肯定只有它了。走近一瞧，果然，只有它，才会开得这么低调而生机盎然。

那是梨花。梨花是我最早认识的花之一。小时候，村里有一片远近闻名的桃林。每到春来，那里都会开成一片明霞，到了六七月份，待桃子成熟，那是馈赠亲朋的佳品，而桃花，则是孩子们眼里最娇艳的花朵。

桃林很大，并不全是桃树，也有梨树和苹果树。这几种树都是蔷薇属，外形差不多，偶尔看到一棵开白花的树，小伙伴们提醒，才知道是梨花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
不太喜欢梨花，还与又酸又糙

的果实有关。这当然是偏见，小时候村里种的梨品种太差，与如今的梨不可同日而语。但这样的经历，却在潜意识里深深影响到我对梨花的印象，大概就像“漂白”的桃花，在这姹紫嫣红的春天，你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朵。

后来上了大学，慢慢发现，古人竟是那么喜欢梨花，且留下无数曼妙的诗篇。雄武豪壮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婉约抒情如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，生动饱满如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，戏谑揶揄如“一树梨花压海棠”……从不同角度描绘着梨花的形态意境之美，开始慢慢改变我对梨花的成见。

或许，是我错了，眼里只有樱花海棠那些闪亮登场的大家闺秀，却忘了还有一位隐在角落的小家碧玉。

随着年龄渐长，梨花会在不经意中打动心弦，触及某种最柔软的东西。譬如，“燕时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”，顿时沁凉漫溢全身，“寂寞空庭春欲晚，梨花满地不开

门”，则不仅是春怨闲愁了，洁白的梨花落满一地，那么轻，那么淡，无言诉说人生太多的况味。

也不仅是古诗词。中学时学过一篇《驿路梨花》，记不太清了，于是找来重读一遍。不禁感叹，月光下忽明忽暗的梨花，是如此迷人，梨花丛中那个没人看守，供应过路群众食宿的小屋，正像梨花一样，安静从容，从不喧嚷，却给世界带来清宁和温暖。

是的，梨花就是这样。当我走在公园绿地，走过路边风景，不经意间，面前会出现一棵大树，它是那么繁花似锦，饱满芬芳，超过此前见过的全部树木，我会猛然一惊，原来，梨花多像我们内心深处的期待，当你或者犹豫，或者失落，对曾经的梦和脚下的路徘徊不定时，它其实已经长成一棵参天大树。

又起风了，给这阳光不算鲜亮的日子笼上了一层氤氲。不由又想到一首词，“雨后寒轻，风前香软，春在梨花”，愿这一树融融梨花，能够软化我们日渐变得坚硬的心灵。

## 好好过日子

□安徽东至 熊仕喜

美学家朱光潜说，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，在于有缺陷，就会有希望的机会，有想象的田地。当我们把眼中所有的困难都当作是“有缺陷的美”，坦然地面对世界和个人处境，就能够从容地迎接一个崭新的黎明。

如今，很多人的心境处于一种焦虑与苦闷之中。今年正月，由于新冠病毒的肆虐，我们大多数人被迫“自我隔离”。一时间，人人自危。但我们更应该看到：战疫最前线，那么多的医务工作者舍生忘死，抢救患者，治服恶魔；举国上下，那么多的干群日夜坚守岗位，为我们筑起一道道安全的屏障。纵然眼前日子再难，也值得我们好好地过。

好好地过日子，让宅居的生活变得更温馨。安心地读读书，滋养自己的心灵，提升自己的素质；珍惜一家人相处的时光，陪老人说说话，陪孩子做做游戏；发个小视频，

为平凡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……

好好地过日子，活出应有的样子。我们拿不了手术刀，但我们可以争做志愿者宣传防疫知识，阻止不守规则出行的人；我们出不了万贯财，但我们可以献一次血温暖他人；我们出不了门，那也可以安心地宅在家里，少用一个口罩，把有限的物资留给最需要它的人……

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我很喜欢苏轼的诗词，更欣赏他的人生态度。苏轼被贬儋州，岛上“食无肉、病无药、居无室、出无友、冬无炭、夏无寒泉”，如此艰辛的日子，他却能苦中寻乐，与农夫畅谈相往还，正如他自评中所言“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”，在他眼中生活处处都有快乐。

随着“复工复产”的开始，“畅谈往返”的日子离我们不远了，面对每一个日出，每一个黄昏，我们要告诉自己，每一个日子都要好好地过。

## 多带一个口罩出门

□南京 陶象龙

戴着口罩出门，是现在人外的“标配”。但为什么要多“带”一个口罩出门呢？我就遇到这样的一件囧事和一件暖心事。

先说“囧事”。上周二，我乘公交时，因为突然感到耳朵那儿不舒服，于是我用力往耳朵那儿挠了挠。谁知，一下子就把一根口罩带拉脱线了。我赶紧用一只手拉着口罩，捂住口鼻，生怕外面的病毒“乘虚而入”。就这样一直“保持”到公司，我的手都麻了。

再说“暖心事”。

上周六，我下班回家。在乘坐地铁安检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老人，

背着一大包行李，因为他没有戴口罩，被安检人员拦在了外面。看样子，他非常焦急。他拿出一张车票，向地铁安检员解释。但安检员告诉他，按照规定，没有戴口罩的人，是不可以乘坐地铁的。这时，一位小姑娘停了下来，她拿出包里的一小包口罩，拿出一个给老人，“老人家，这个口罩是送给您的。您戴上吧。”老人连声说谢谢。

所以，现在我每天出门，包里也多带一个口罩，一则防止遇到“口罩带拉脱线”这样的囧事。二则如果有需要帮助的人，自己也可以尽绵薄之力。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